

中國革命史

貝華編

光

1926

中國革命史

貝華編

第一篇 革命之運動時代

一 革命之動機

革命之名詞，古已有之，革命之事實，我國自湯武以後，不下數十次；不過都是皇帝貴族之革命『取而代之』罷了。並非是平民的革命，所以對於民衆很少關係，祇知道一個專制皇帝的朝代，被另外一個強者奪去而已。歐洲自十八世紀以後，革命風潮，遂磅礴於世界，不獨民主國然，即君主國之所以有立憲亦是革命所造成的。

中國革命運動，發軔於甲午以後，盛於庚子。而成於辛亥。卒顛覆滿清君政，建立共和；夫革命非能突然發生也，自滿清以異族入據中國以來，種族之

見甚深，優待己族，歧視漢人；民族間不平之氣，抑鬱已久，滿清末葉，政治愈腐敗，然鈐制漢人之政策，且行之益厲。海禁開後，屢被侮於外人，至光緒甲午中日之戰，庚子義和團之亂，創鉅痛深，至中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！革命黨志士目擊清政之腐敗，外患日迫，知非顛覆滿清，無由改造中國，乃奮然而起，爲國民前驅，激進不已，以至於辛亥，顛覆滿清之舉始告厥成。

二 中國之民族思想

中國自古卽有狹義的民族思想，所謂內夏外夷是也。故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，明末學者輒抱亡國之痛，如王船山顧亭林黃梨洲其最著者也。一般忠臣烈士，力圖恢復，捨生赴義，屢蹶屢起，然卒不救明朝之亡。迨至康熙之世，清勢已盛。而明朝之忠臣烈士，亦死亡殆盡，其遺風乃有洪門會黨之組織，以民族主義反清復明爲宗旨，此種會黨，分布於國內外，在國內者時與官吏衝突，

常於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，故反清復明之口號，至清末尙有存者。其中又分爲三合會、哥老會等派別。其散處於國外者，多在南洋美洲等處，因處於自由政府之下，反清復明之意義，已漸失去，革命運動，皆以此輩爲基礎，利用其反清復明之宗旨，以鼓吹民族主義。辛亥以前十餘次革命之肉搏，皆會黨之力居多。

三 革命導師——孫中山先生

孫中山先生名文字逸仙，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（清同治五年），廣東香山縣翠微鄉。其時正當洪楊銷滅後三年，幼入本鄉私塾，聞其叔及洪楊退伍老兵述洪楊故事，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許。年十四，隨其戚乘輪赴夏威夷其兄處，入耶教學校，十六歲歸國，入廣州博濟醫學校，在校識鄭士良，談論革命，士良悅服。逾一年，以香港英文醫校學課較好，而地較自由，隨入香港醫校讀書。

，又識陳少白、尤少純、楊鶴齡、陸皓東，與陳尤楊所夕談革命，其港澳間親友呼爲四大寇。鄭士良亦時來。交誼既篤，始知鄭氏爲三合會中首領，深知祕密結社之內情。二十歲畢業於香港醫校，懸壺於澳門廣州兩地，其自傳云：「及余卒業之後，懸壺於澳門廣州兩地，爲革命運動之開始，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，聯絡防營，門徑既通，端倪略備。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，以窺清廷之虛實，深入武漢，以觀長江之形勢。」假行醫之名，作革命運動，十年如一日。

四 創立興中會

甲午中東戰起，中山以爲時機可乘，乃赴檀島，集合同志，創立興中會，發布宣言，欲糾合海外華僑以作臂助。然風氣未開，應者寥寥，僅得鄧蔭南與其胞兄彰德二人，願傾家相助，及其他親友數十人贊同而已，此爲中山先生組織革命團體之初期也。

興中會宣言

中國積弱，至今極矣，上則因循苟且，粉飾虛張。下則蒙昧無知，鮮能遠慮，堂堂華國，不齒於列強。濟濟衣冠，被輕於異族。有志之士，能不痛心？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，數萬里土地之饒，本可發憤爲雄，無敵於天下。乃以政治不修，綱維敗壞。朝廷則鬻爵賣官，公然賄賂，官府則剝民括地，暴過虎狼。盜賊橫行，饑饉交集。哀鴻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嗚呼慘矣。方今強鄰環列，虎視鷹瞵，久垂涎吾中華五金之富，物產之多，鯨食鯨吞，已見效於接踵：瓜分豆剖，實堪慮於目前。嗚呼危哉，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，拯斯民於水火，切扶大廈之將傾。庶我子子孫孫，或免奴隸他族。用特集志士以興中，協賢豪而共濟。仰諸同志，盡自勉旃。

興中會章程

一 會名宜正也：本會名曰興中會，總會設在中國，分會設各地。

二

本旨宜明也：本會之設，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，講求富強之學，以振興中華，維持團體起見。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，綱維日壞，強鄰輕侮百姓，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，祇圖目前之私，不顧長久大局。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，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。身家性命且不保。急莫急於此，私莫私於此。而舉國憤憤，無人悟之，無人挽之，此禍豈能倖免？倘不及早維持，乘時發憤，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，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，從以淪亡，由茲泯滅，是誰之咎，識時賢者能無責乎？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，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，化民成俗之經，力爲推廣，曉諭愚蒙。使舉國之人。皆能通曉。聯智愚爲一心，合遐邇爲一德。羣策羣力，投大遭艱，則中國雖危，庶可挽救。所謂民爲邦本，本固邦甯也。

三

志向宜定也：本會擬辦之事，務須利國益民者，方能行之，如設報館以開風氣，立學校以育人才，興大利以厚民生，除積弊以培國脈等，皆唯力是

視，逐漸舉行，以期上匡國家，以臻隆治。下維黎庶，以絕苛殘。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，各得其所，方爲滿志。倘有藉端舞弊，結黨行私，或畛域互分，彼此岐視；皆非本會志向，宜痛絕之，以昭大公，而杜流弊。

四

人員宜得也：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，務擇品學兼優，才能通達者，推一人爲總辦，一人爲幫辦，一人爲官庫，一人爲華文之案，一人爲洋文之案，十人爲董事，以司會中事務，凡舉辦一事，必齊集會員五人，董事十人，公議妥善，然後施行。

五

交友宜擇也：本會收接會友，務由舊會友二人薦引。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，確具忠義，有心愛戴中國，肯爲其父母邦竭力，維持中國，以臻強盛之地，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。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，一心一德，矢信矢忠，共挽中國危局，樂填名冊，並即繳會底銀五元，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，以昭信守，是爲會友。若各處支會，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，俟將會底

銀繳報總會，取到憑照，然後交換。

六 支會宜廣也：四方有志之士，皆可仿照章程，隨處自行立會，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。無論會友多至幾何，皆須合而爲一，又凡每處新立一會，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，方算成會。其成會之初，所有繳底領照各事，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爲轉達總會，待總會給照認妥，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。

七 人才宜集也：本會需材孔亟，會友散處四方，自當隨時隨地，物色賢才，無論中外人士，倘有心益世，肯爲中國盡力，皆得收於會中。待將來用人，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，以資臂助。故今日謹爲搜集，乃各會之職司也。

八 款項宜籌也：本會所理各事，事體重大，需款浩繁，故特設銀會，以資鉅集，用濟公家之急，兼爲股友生財捷徑，一舉兩得，誠善舉也。各會友好義急公，自能惟力是視，集腋成裘，以助一臂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：每股

科銀十員，認一股至萬股。皆隨所便，所科股銀，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，發給收條據，將銀暫存銀行。待總會收股時，卽彙寄至總會收入，給發銀會股票。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。開會之日，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，此於公私皆有裨益。各友咸具愛國之誠，當踴躍從事。比之捐頂子，買翎枝，有去無還，洵隔天壤。且十可扳百，萬可圖億，利莫大焉，機不可失也。

九 公所宜設也：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，爲會員辦公之處，及使各友時到叙談，講求興中良法，討論當今時事，攷究各國政治，各抒己見。互勉進益。不得在此博奕遊戲，暨行一切無益之事。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。

十 變通宜善也：以上各款，爲本會開辦之大綱。各處支會自當仿照辦理。至於詳細節目，各有所宜，各處支會可隨地變通，別立規條，務盡妥善。

五 乙未廣州之役

甲午中日戰後，清兵既敗，人心憤激，中山恐坐失時機，乃偕鄧蔭南等三人歸國，同策進行。欲襲取廣州爲根據地，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，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主之；設農學會於廣州爲機關，陸皓東鄧士良與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助之。中山則往來兩地，籌備甚週，謀一舉奪廣州，分三路進攻；一路從汕頭，一路從西江，一路從香港爲援軍，同時直撲廣州，城內同志亦預備武裝。若清軍向汕頭或西江或雙方並進作戰時，省城同志與香港來之援軍即可乘虛而襲廣州，惟待彈藥一至，即可發動。

乃以運械不慎，九月初九日被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，陸皓東被獲，且得探報，廣州機關已爲清吏偵悉，將來襲擊，事機既洩，黨人大慌，中山亦無法可施，乃命彼等皆出，已則急電香港告事發，並督黨人燒文件，藏軍火，事畢

僧鄭士良、陳少白等出門。惜乎香港援軍已於急電到前數小時出發，彼等均滿懷熱望，孰知到廣州時，彼等之命運已終。隊中首領朱貴全、丘四等被獲，遂即遇害，被獲者七十餘人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，後竟病死獄中。汕頭、西江之兵，又被阻不能進。敗後十餘日，中山與鄭陳等，始由間道出險至香港，乃同渡日本，此中國革命黨第一次之失敗也！

(乙未 清光緒二十一年，西一八九五年)

六 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

廣州失敗後，中山與鄭士良、陳少白同至日本之橫濱。時以返國無期，乃斷髮改裝，再去檀島。命鄭士良回國，收拾餘衆，以謀再舉。陳少白則獨留日本，以致察東瀛政治情形。由中山介紹于日友菅原傳，後少白由菅介紹于曾根俊虎，由俊虎而識宮崎癸藏，此革命黨人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。

中山至檀島，復集合同志，推廣興中會。卒以風氣未開，進行甚滯。乃至美洲住有華人之埠運動，惟美洲華僑風氣之閉塞，較檀島尤甚，沿途皆說以祖國危亡，清政腐敗，應從民族革命之義。其歡迎革命主義者，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。然已大觸清廷之忌，下令通緝，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中山由美至英，遂爲駐英使館誘拘，欲私送回國，幸在檀島渡美時，愚見香港醫校之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，知其倫敦住處。乃賄侍者，投書康氏，康氏乃爲之發布于報紙，告于英國總理大臣沙利斯培理，沙氏遂向中國公使龔照瑗提出侵害英國法權之抗議，始獲釋放。由是中國革命黨首領孫逸仙之名，遂轟動全世界人士之耳鼓。（後自述頗末著有英文倫敦被難記一書，有國文譯本。）脫險後，即客居美洲。在此時期中，完成三民主義。其自傳云：『倫敦脫險後，則暫留美洲，以實行攷察其政治風俗，並結交其朝野賢豪。兩年之中，所見所聞，殊多心得。始知徒致國家富強，民權發達，如歐洲列強者，猶未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。』

是以歐洲志士，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。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，乃採取民生主義，以與民族民權問題，同時解決，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。『時歐洲尙無留學生，華僑又少。無從爲革命之鼓吹，越二年遂往日本。日本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官崎寅藏平山周等至橫濱歡迎，引至東京相會。其自傳云：『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，大隈爲外相，犬養爲之運籌能左右之。後由犬養介紹，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，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交際之始也。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，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。各志士對於中國革命事業，先後多所資助，尤以犬塚久原爲最，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，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，其爲革命盡力者，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。』其時日本有華僑萬餘人，贊成排滿革命之說者，僅百數十人。其自傳云，『自乙未初敗，以至於庚子，此五年之間，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。……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，爲虎作倀，其反對革命，反對共和，比之清廷爲尤甚。』

然革命黨同志尙不灰心，中山乃命陳少白回香港，創辦中國報，以鼓吹革命。命史堅如入長江，聯絡會黨。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，招待會黨，於是長江閩粵之會黨皆並合於興中會。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，乃謀庚子惠州之大發動。

七 惠州之役

庚子秋間，義和團圍攻北京使館界，遂引起八國聯軍進京，西太后德宗遁西安，中山爲時機已至，擬入粵舉事，不期中途爲奸人告發，抵香港，即遭香港政府監視，不得登岸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，委之鄭士良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。士良得令後，即日入內地，率領已招集大鵬灣附近三州田山寨之衆，相機起事。

三州田山寨，已爲革命軍之根據地，惟軍需未至，不能遽發。久之風聲暫起，六百餘人之革命軍，遂有數萬人之謠。兩廣總督德壽，乃命水師提督何長

清卒虎門防軍四千餘人，進駐深洲。陸路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填紮淡水鎮隆，以塞三州田之出路，次日何長清已移前隊進駐沙灣，砲騎及於橋岡，將進窺三州田。士良知時機已洩，某日夜，先鋒黃某率敢死隊八十人，襲擊沙灣清軍，斬四十餘人，奪得洋鎗數十桿，清軍黑夜不知革命軍多寡，皆駭潰奔逃。沙灣之戰雖勝，然清兵之中軍未挫也，率衆三千陣於淡水，於前敵必經之鎮隆駐兵一千。士良因寡衆懸殊，乃於平山鎮岡招募得千餘人，遂向鎮隆直進，清軍已出佛子劫，扼險而陣。士良下令，無軍器者執戈矛在前，持洋鎗者分左右兩翼，乘清軍不備，匍匐上山，薄壘大呼，清兵驚潰，殺傷甚多，生擒數十人，奪鎗七百餘桿，馬十餘頭，彈瓦五萬餘枚，是夜革命軍遂駐宿鎮隆。

虎門新安之同志不相聞，而博羅城內之同志亦不能起。（此團時陷於惠州城）清兵陸續而來，有萬餘之衆。士良知衆衆不敵，率隊望永湖而進。夜至永湖而駐宿，是時來投者數千人之多，自永湖拔隊行數里，見淡水退回之清軍，

及惠州派來之兵，會合一處，約五六千人。斯時革命軍有鎗者爭先進攻，戰數小時，清軍大敗，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四散逃竄，提督劉萬墮馬復遁。是役也，革命軍奪得洋鎗五六百桿，彈數萬顆，馬數十頭，生擒清兵百餘人，皆截其髮，使爲軍役。清軍既遁，士良乃乘夜進攻白芒花以躡其後，至天明不見踪跡，革命軍到處保衛地方，甚得父老歡迎，子弟來投者驟得五六千人。此開戰之第七日也，翌日向廈門而進，行三日而至崩岡墟，見隔河清兵麇集，仍據崩岡墟以爲守，布陣接戰，清軍應戰者七千餘人，相持不下，入夜出小隊以襲清營，自夜達旦，清軍稍却。革命軍遂奮呼齊出，力戰數小時，清軍大敗，終以彈丸不繼，不能窮追，乃拔隊向三多祝，沿途來投者甚多，時革命軍已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，惟望至廈門以待軍需之接濟，便可向內地進攻。

先時清兵進攻三州田，士良卽電中山，乞其卽將軍器運來，以香港不能行